

漓江出版社

Pío Baroja y Nessi

p

巴罗哈小说散文选

西语名家选读

[西班牙]皮奥·巴罗哈——著 戴永沪——译 王菊平——校

西语名家选读

Pío Baroja y Nessi

巴罗哈小说散文选



[西班牙] 皮奥·巴罗哈——著 戴永沪——译 王菊平——校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罗哈小说散文选/[西]皮奥·巴罗哈著;戴永沪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8

(西语名家选读)

ISBN 978-7-5407-8145-3

I. ①巴… II. ①皮… ②戴…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0325号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Selected Stories and Articles by Pío Baroja, is made possible thanks to a Publication Subvention from Southern Arkansas University, USA, 2015.

Esta edición de relatos y artículos por Pío Baroja se realizó gracias a una subvención de publicación que el traductor recibió de la Southern Arkansas University, EEUU, 2015.

本书翻译出版得到了美国南阿肯色大学2015年教师研究基金会的出版赞助

BALUOHA XIAOSHUO SANWEN XUAN

巴罗哈小说散文选

[西]皮奥·巴罗哈 著

戴永沪 译 王菊平 校

责任编辑:张 谦

助理编辑:谢青芸

书籍设计:石绍康

责任印制:杨 东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010-85893190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101117]

开本:960mm×69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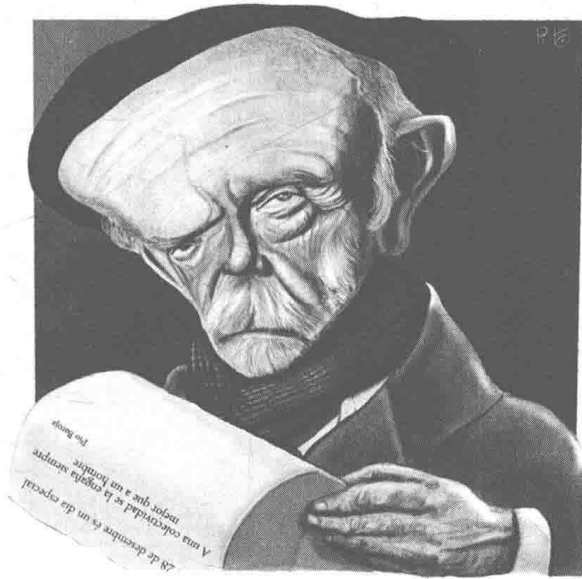
印张:20 字数:368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80584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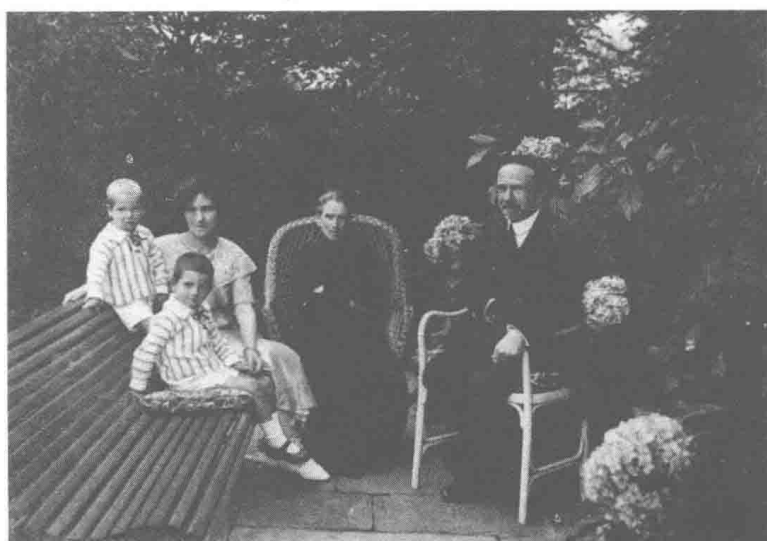
巴罗哈漫画像 佚名作



西班牙纸币上的巴罗哈 佚名作



巴罗哈画像 毕金·索罗利亚作



巴罗哈的母亲、妹妹卡门和两个外甥在依策亚



巴罗哈 毕加索作画

PÍO BAROJA

Vidas
Sombrías

MADRID
IMPRESA DE ANTONIO MAEZO
Calle de las Pomas, 12.
1909



海明威拜访巴罗哈



依策亚别墅

作家·作品

一天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陌生作者的文章,是一篇故事,情节记不住了。此时此刻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仿佛那份刊物就在眼前,故事里有一种悠远,一种朦胧,梦幻的朦胧,一种无限之感。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我看到一种不定性。它当时为我启示的是艺术里某种尚不为我所知的东西……故事的作者就是皮奥·巴罗哈。

极端的简约和对未知的渴望是巴罗哈的特点。今日西班牙找不出一个更加简约的作家。巴罗哈的笔触异常流畅。艺术感觉干净利索地由艺术家传给读者,没有复杂的修辞,没有题外话,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这正是作家的最高品质:清晰和准确。这正是代代相传,长久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艺术。长盛不衰的拉布吕耶尔,永葆青春的蒙田。

——阿索林(“九八年一代”著名作家,巴罗哈终生密友)

在伦敦或马德里,日内瓦或罗马
那天真的漫游者阅尽人间百态,
听众声喧哗,是同样的生之倦怠
看多少面具,是同样的虚无浮华

——安东尼奥·马查多(西班牙著名诗人,“九八年一代”成员)

……许多短篇里,也尽多风格特异的佳篇……但以本领而言,恐怕他还在伊本纳兹(今作伊巴涅斯)之上,即如写山地居民跋司珂族(Vasco)的性质,诙谐而阴郁,虽在译文上,也还可以看出作者的非凡的手段来。

——鲁迅

就诚实和忠于自我的渴望而言,我不知道在西班牙内外有谁能和巴罗哈相比。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西班牙著名哲学家)

他的伟大使命是测试现存体制的酸碱值,并撕开它们的面具。我不想隐喻巴罗哈是带着社会意识创作的。这是不至于的,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小说家,对人本身深感兴趣。

——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作家)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敬意。您对我们这些年轻时想当作家的人教益良多。遗憾的是您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尤其是考虑到它给了那么多不怎么配的人,比如说我。我只是一个冒险者。

——海明威(美国作家)

(短篇)或许是他的最佳创作。

——卡彭铁尔(古巴著名作家)

我们唯一的欧洲作家。

巴罗哈的哲学简单而具体。他的两项式:真理/独立一直陪他到死。

“对于刚刚去世的堂皮奥,有些人不但不会高度评价他,而且会动真格地瞄准他。而我们也确实不但不会忘记他,而且会一直缅怀他。我会更加记得他活着的时候,而不是他的死亡。伟大作家永垂不朽那种说法看来是对的,虽然这种说法乍一听是蠢话,套话,是陈词滥调。”

——何塞·塞拉(西班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惊喜地发现,巴罗哈还是一位当代作家,他的书在书店的“叙述文学”甚至是“新书”架上久居未去,没有被移到更有尊严却少了点生气的“经典”架上。这就是说非专业的读者还在读巴罗哈的书。在西班牙的古代和不那么古代的作家中间,这是一种特权。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和巴罗哈的叙述作品能够平分这种特权的只有克拉林的《庭长夫人》。

——爱德华多·门多萨(当代西班牙作家)

译者前言

作家生平

本书作者巴罗哈是西班牙文学史上“九八年一代”的著名作家。这一流派得名于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新兴强国美国轻易击败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等西班牙海外殖民地。战争结局刺激西班牙知识界反思西班牙的前途命运，探讨诸如传统与现代化、欧化和民族身份等问题，情形与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些类似。“九八年一代”的大作家除了巴罗哈还有乌纳穆诺、安东尼奥·马查多、阿索林、巴列·英克兰等几位。这些人擅长的文类各有不同，巴罗哈是“九八年一代”的小说家。

皮奥·巴罗哈(1872—1956)出生在西班牙北部的圣塞巴斯蒂安。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矿业工程师，母亲笃信宗教，性格严肃。全家因父亲的工作变动而频繁搬家，而这对未来的小说家也不无裨益。巴罗哈在出生地生活到7岁，以后在马德里和潘帕罗纳上完小学中学。少年时期的巴罗哈喜欢阅读，读的书包括凡尔纳、斯蒂文森、笛福的冒险故事，以及大量的法国和西班牙连载小说。这些书影响了他日后的小说风格。大学里他选择医学专业，先后在马德里和巴伦西亚上过大学。他看不上当时西班牙与欧洲相比而显得陈旧落后的教研水平，反感某些教授没有真才实学而夸夸其谈的作风。这种态度使他与老师产生冲突，从而使他的医学训练道路颇为不顺利。求学经历和对教育制度弊端的批判集中反映在被认为是他代表作之一的长篇小说《知善恶树》里。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疼痛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作者从科学角度探讨人生痛苦：知识越多越痛苦，身体和心灵越敏感越痛苦。这一时期影响他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圣经》、叔本华、佛教、实验医学的先驱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还有达尔文。他的研究兴趣和他的成名作，即本书第一部分《阴郁的生活》的精

神氛围是一脉相承的。

巴罗哈毕业后在巴斯克地区的滨海小村塞斯托纳当了一年多一点的乡村医生。病人少、收入低、人际关系矛盾等原因促使他一有机会就放弃了本业。这段经历时间虽短,却对作家的创作生涯至关重要。首先,一直辗转于都市的他在乡村找到了自己的种族之根和民族认同感,全身心爱上了巴斯克地区的山山水水。此后,巴罗哈研究巴斯克历史文化的兴趣终生不衰。巴罗哈自认为是一个种族作家。他说:“虽然今日大多数人类学家倾向于强调文化而几乎不看重种族,我倒是认为种族因素,哪怕再遥远,对个人的性格构成都是极其重要的。祖先的血源使我成为巴斯克人和伦巴第人的混血:八分之七的巴斯克和八分之一的伦巴第人。”^①对乡土的热爱在本书所选的篇目里有足够的反映。其次,塞斯托纳的重要性还在于他的成名作《阴郁的生活》有很多篇都是在此创作的,这里是巴罗哈文学世界的起点。作家在被接纳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时(1935)的演说词中说:“……在这个小村我学会了观察自己,看到我的精神中如何有着一种依然沉睡未醒的种族元素。那时候我整天在一个记录医疗合同金的笔记本里写故事和印象记。”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张扬集中体现在本书第二部分《巴斯克风情》中。

巴罗哈从塞斯托纳来到马德里,经营一家从母系亲戚继承的面包店。他之所以弃医从商,一是希望能有稳定收入,专心写作,二是为了接近马德里的文艺圈子。照他自己说法,写作似乎是唯一不让他讨厌的工作。从1896年到1902年,他做了七年的面包点老板。这些年头遇上美西战争战败,市面不景气,生意每况愈下,这个店最后关门大吉,终于也没有使他发财。但是七年的商业生涯使作家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人生。描写马德里的杰作,长篇小说三部曲《为生存而斗争》,显示巴罗哈对贩夫走卒、乞丐无赖、妓女赌棍、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等三教九流无不了如指掌。本书第一部分有若干篇反映了作者的马德里经历,如《面包师傅》《悲哀之家》《拾荒者》等。对马德里底层社会这一特殊人群的文学描写,除了现实主义小说家加尔多斯,就要数“九八年一代”的巴罗哈。

短暂的行医和经商之后,巴罗哈基本上成了一个毕生写作的自由职业者。他生活非常自律,每天写作、散步、淘书、文艺圈社交、阅读,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的创作生涯持续了60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只有因西班牙内战(1936—1939)导致作家流亡法国而被暂时打断。1912年,巴罗哈在西班牙和法国边境的贝

^① 他的作品中对种族问题有大量的表述,有不少话按现在标准属于政治不正确。1936年内战爆发不久,利用他的人就寻章摘句弄了一本反共反犹的宣传册子。

拉市买了一座别墅。作家每年夏天从马德里到边城贝拉这幢名叫依策亚^①(Itzea)的大房子来隐居写作,亲近故乡的山水。稳定生活和敬业精神使他成为一名多产作家。

巴罗哈热爱旅行,游历广泛,足迹遍及西班牙全境。他去过法国多次,也到过英国、意大利、瑞士、丹麦等地。文化传统上使他最亲近、对他的创作最重要的外国是法国,特别是首都巴黎。不少小说的故事都被安排在法国发生。

作家的性格思想

巴罗哈孤独内向,为人低调,少年老成,因为太敏感而显得“病态”(参见《巴罗哈自画像》一文中“感性”一节)。他的气质和思想最突出之处在于激进个人主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骑士风度的家庭教养和价值观使他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女性都彬彬有礼,他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任何露骨的情色描写。他的个性和道德观念使他不但不排斥婚姻,终身未娶,而且促使他厌恶并谴责卖淫。他选择自我压抑,也亲口把偏激和易怒的性格归结于此,并不掩饰。

他有相当深厚的哲学修养,先受叔本华影响,由后者而发现康德,继而又比较系统地购买阅读了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对他影响明显或者他比较欣赏的还有笛卡尔、费希特等几位。后来通过他的好朋友,瑞士作家和西班牙语学者保罗·施密特,巴罗哈又系统了解到尼采的思想。总的来说,叔本华对他的影响最持久。他对世界人生抱有很深的悲观主义,同时又有从小来自家庭影响的工作伦理,所谓抱着悲观的思想乐观地生活。他觉得世界没有意义,生活只是痛苦和荒诞,人类使他失去信心。这种观点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意外之处,不过,爱强调种族因素的巴罗哈也许会把因悲观怀疑而来的嘲讽、激愤、无可奈何归因于自己的巴斯克人出身。

他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有着无限的同情,这一点在《阴郁的生活》里最为明显。而悲观虚无以及对人生的失望,在本书里集中体现于第三部分《世事挽歌》。

^① 依策亚现在成了巴罗哈家族博物馆,是西班牙一个著名的文化地标。巴罗哈祖上在圣塞巴斯蒂安市经营印刷出版业,发行报纸,出版过梯也尔多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他的哥哥里卡尔多是画家和作家,在蚀刻画上被认为是戈雅的继承人。里卡尔多·巴罗哈和毕加索一起创办过刊物,为小说家弟弟画过很多插图,著作里有一本为学者所重的《98年代同人》。里卡尔多和皮奥的妹妹卡门是人种学家和作家,妹夫是出版家。卡门的两个儿子,胡里奥·卡罗·巴罗哈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皮奥·卡罗·巴罗哈是电影导演。在这个西班牙的著名文化家庭里,小说家和他的人类学家外甥名气最大。

他的伦理道德信条是绝对真诚,绝不撒谎。拒绝骗人,也不愿被骗。这种严格的“诚”为他招致了不少日常生活中以及教会中和文坛上的敌人。他的直率使得他对自己的无神论和对天主教会的厌恶一览无余,也使他在褒贬文艺界人物的时候不留情面。作者自述,贝拉镇上的孩子把他叫作“依策亚”的坏蛋,教会学校的修女不让孩子们朝那幢大房子张望。内战一开始,他在贝拉被叛军逮捕关押了一夜,差点因为宗教因素而被枪毙。叛军其实知道他对共和国的乱象早就强烈不满,政治态度上可能是像乌纳穆诺那样倾向于佛朗哥一派的。幸亏当时住在位于边境的别墅里,他才得以被释放后徒步流亡到法国境内。追求绝对真诚的伦理观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和人们对他文学作品的评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同代人的无所顾忌的褒贬尤其使他显得与众不同。^①他那种实录式的文风使得晚年所作的多卷回忆录具有特殊价值而为世所重。

巴罗哈对社会进步的希望随年龄而与日俱减,他却一直向往西班牙人所谓的行动者(hombre de acción)的人生,以不拘约束的即兴发挥和生命力来对抗黯淡乏味的资产阶级生活。西班牙人有所谓的男子气概和冒险精神,还有宗教的热情。譬如说,他们敢于远涉重洋去发现一个完全崭新的新大陆,或者有堂吉珂德那样一往无前的闯劲。巴罗哈这位埋头书斋的幻想家在大量的著作里投射了这一崇尚行动的理想,不过大部分小说里的行动者最终都会落得一个挫折、失败、幻灭的结局。他欣赏十九世纪前半叶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认为那时的欧洲有贝多芬、拜伦、巴尔扎克等文化英雄,有拿破仑,有抵抗拿破仑侵略西班牙的游击战争的史诗气概,是一个伟大有力的时代。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在他看来却平庸无聊,毫无激动人心之处(见本书最后一篇《末章快板》)。其实他是敏锐地感到了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困境和精神危机。他和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一样,从根本上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是持深刻的怀疑态度的。他对整个十九世纪以及自己时代的理解,他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

^① 他的某些观点非常醒目,显出他决不盲从的独立精神。他的某些好恶现在看来也许不一定都对。譬如说,他认为乔治桑是一位力量型的艺术家,而她的情人作曲家肖邦不算什么。他认为最好的绘画就是他年轻时熟悉的印象派,印象派以后的一切,包括毕加索那样的先锋派,都不算什么。他认为他最钟爱的狄更斯的最佳作品是早期的《匹克威克外传》。他反复阅读、一生佩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佳作品也是处女作《穷人》,等等,不一而足。他和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关系也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承认巴罗哈是一位思想型小说家,有作为艺术家的强大的原创性和想象力,但是他认为巴罗哈的小说都写得不好。这是因为他们的小说理念背道而驰。面对主要来自奥尔特加的负面评论,巴罗哈多次为自己的小说理念辩护。即便如此,他始终以为奥尔特加是西班牙最好的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他也直陈自己看不惯奥尔特加自以为是文坛领袖的权威派头。